



寻找妈妈的小女孩

□舒德骑

初秋的一个傍晚,我和妻子在小城滨江路散步。路灯朦胧,江边一片宁静和安详。转过一片树丛,我们正缓缓往前走。猝不及防,一个稚嫩而带哭腔的声音,从树丛中突然传了出来:“妈妈!妈妈——”

随着这嘶哑的哭喊,一个小小的影子向我妻子扑来!

“妈妈、妈妈!我等了几天了!等了几天了!呜呜……”哦,定睛一看,原来扑向妻子的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。这小女孩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,她扑在妻子的身上,呜咽着,紧紧地抱住她的腿,生怕跑了似的,一颗蓬乱的小脑袋在妻子的怀里拼命地挤着,头上是两只歪歪斜斜的绸蝴蝶。忽然,她伸出一只手,把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举到妻子的眼前,“妈妈、妈妈,我听话了!我不调皮了、不调皮了……妈妈,我得了100分、得了100分了!呜呜……”

我和妻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惊呆了,我更是惊得张口结舌。这是怎么回事?!妻子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个女儿?情急之中,只见妻子满脸通红,手足无措,她一下把小女孩推开,语无伦次地叫了起来,“小妹妹,你、你要干什么?!”

妻子这样一叫,小姑娘一下愣住了。她惊讶地抬起头,满脸的泪珠在夜色中闪着可怜巴巴的亮光。她迷惑地看了看妻子,又迷惑地看了看我,一种极度失望的神情在她脸上一闪,一下放开我妻子,“哇”地放声大哭起来!停了一下,她慢慢转过身子,一边哭一边向旁边走去。那瘦削的肩膀随着她的抽泣抖动,一条缀着补丁显得过小的白色连衣裙在江风中扑动着,她手里的那张揉皱了的纸片滑落下来,掉在路边的草地上。

哦,我突然明白过来,这小姑娘认错人了!她或是望眼欲穿,或是盼母心切,

肯定是把妻子误认为她的妈妈了。妻子愣了一下,突地也清醒过来,她赶紧捡起那张纸片,朝小姑娘追去:“小妹妹、小妹妹,你的东西掉了!”妻子大概是为刚才的失态感到不安,想补救回来。

但小姑娘好像没听见,依然捂着脸哭着往前走。我上前几步,从妻子手里拿过那张纸片,凑近一看,原来是张学校发的成绩单。上面写着:一年级(2)班。学生:张小晓。语文:100分;数学:100分;品德:优。

“小妹妹!”我追上前去,在小姑娘面前蹲了下来,“小妹妹,你找妈妈吗?你妈妈在哪里呢?你是不是走丢了呀?来,我们送你回家吧!”

小姑娘放下捂脸的小手,看了我一眼,呜咽着摇了摇头。

“小妹妹,别哭了。都怪阿姨刚才不好。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呢?我们陪你去,好吗?”妻子其实是个菩萨心肠的人,见不得人家流眼泪。这时,她也蹲下来,十分亲切地把小姑娘搂在怀里,掏出纸巾替她擦着脸上的泪水。

“妈妈……呜,妈妈叫、叫何丽丽……”问了半天,小姑娘终于开了口。

“那,你妈妈现在在什么地方呢?”妻子又问。

“妈妈……和爸爸,呜……她走了,走了好久好久了,再不回来了……”

我心头一颤,马上明白了什么。“那你找妈妈干什么呢?你妈妈没有回来看你吗?”妻子扶着小女孩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了下来,又把成绩单小心叠好,放在她连衣裙的口袋里。

“原先,妈妈和爸爸,天天吵,还打……妈妈还打我、骂我,说我不乖,不听话……”小姑娘又哭了起来,摸出那张成绩单,“现在,我听话了,我不调皮了……我得了两个100分。我要拿给妈妈看,妈妈看了

就不会生气了,就会回家了……”

听着小姑娘的哭诉,我的心不知怎么一阵阵发颤,“那,小妹妹,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找你妈妈呢?”

“爸爸说,妈妈晚上常常和一个叔叔在这河边转……我就在这里悄悄等她……我等了她3天了!”话没说完,小姑娘又哭了起来,“昨天,爸爸就说我晚了不回家,还打了我……”小姑娘说完,像想起了什么,她从妻子的怀里挣脱出来,低着头又走了。

我和妻子呆呆看着那瘦小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,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可不一会儿,那小姑娘又转身走了回来,把那张成绩单郑重其事地放在妻子的手里,“阿姨,你认识我妈妈吗?她就像你一个样子……学校放假了,明天我就要到乡下婆婆家去了……你如果看见我妈妈,你跟她说,小晓天天都想妈妈,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,天天都梦见妈妈……兰兰他们说,妈妈再也不要我了,我不相信……我现在不调皮了,我再也不惹爸爸妈妈生气了,我一定做个乖娃娃……”

听着小姑娘的这番话语,妻子再也忍不住了,一下又把小姑娘搂进怀里。她捋了捋小姑娘头上的乱发,对她说:“你是个爸爸妈妈都喜欢的乖娃娃,你妈妈一定会喜欢你、会喜欢你的……”

月亮在云层中露出了脸儿,清冷的月光洒在小姑娘圆圆的脸上。她有着浓密的头发,大大的眼睛,长长的睫毛……多可爱的小姑娘呀!可她妈妈为什么会忘记她,不再来看她呢?唉,这个世界上,令人费解的事真是太多了!

天完全黑了,草丛中有夏蛩唧唧叫了起来。我和妻子把小姑娘送回了家。她的家在离江边不远的一栋破旧的小楼上。来到小楼下,我们没上楼,只是目送着小姑娘在楼梯口消失。昏黄黯淡的灯光,罩着她瘦小的身影——现在想起来,当时我们也是疏忽了,应该把小姑娘送回家,给她爸爸把孩子的情况讲一下——小姑娘这天回去晚了,说不定又会挨她爸爸打。

不知什么原因,自此以后,我们在小城再也没见过这个小姑娘。再后来,我们调离了小城,就更不知道这个小姑娘的情形了——不知后来她是否找到了她妈妈,她妈妈是否回家看过她,最后是否接纳了这个可爱而可怜的小姑娘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命运之树

□张鉴

一个晚上,朋友对我说:“给你看看我的杰作。”我猜不出身为亿万富翁的他杰作会是什么。怀着好奇心期待着。一会儿,他发来两张图片,是两棵大树,葳蕤繁茂,高过两层楼。可待我放大一看,不对,这不是树,是仙人掌!那道劲苍老的枝干生出无数葱绿的枝丫,彼此交错,俨然伟岸的大树,完全不是我们寻常所见的仙人掌。

“见过这么大的仙人掌吗?”

“没见过,这是仙人掌王吧?”

“这两棵仙人掌确实有点古老,30多年了。”

“这么古老,老神仙当然有它的传奇。我相信。”

于是,他讲起了这两棵仙人掌的故事来:“30多年前,我从一所学校辞职,决定离开老家,独自外出闯荡。临走前,在乡间小路上迷惘徘徊。回家路过邻居家,看见他的地坝坎上放着一盆仙人掌,从来无人看管照顾,可是长得很健壮。我突然觉得,这仙人掌多么坚强,我可不可以像它那样,面对未知的一切?带着冒险的激情和宿命的猜想,我掰两片来试试自己的命运。我当时想:我把赌注押给你了!我小心翼翼地带回家,扔在院子前乱石杂草交织的那片狼藉的空地上。我想,别管它,自己不和命运抗争,没有谁会帮你的!”

“第二天一大早,我背着行囊,毅然出去漂泊谋生。那么多年,在外的打拼奋斗、忙碌辛苦自不必说,很多时候我真的忘记了它们的存在,忘记了它们是死是活。当然别人更是不会在意。后来我回家注意到:噢,它们在那样糟糕的环境里,竟然一点点扎根下去,活了!最先趴在地上,歪着脖子,可怜兮兮的模样。女儿指着它,哀求我说:‘爸爸,你看仙人掌好可怜,我们帮帮它们吧,给它们一根竹竿,扶正好不好?’我看着我一声不响的仙人掌,心里似乎在赌气,说:‘不行!让它自个长!’”

“让它自个长!它就是一个劲地长,根本不在乎什么孤独寂寞,什么风霜雨雪,什么雷霆风暴。它与环境抗争,与自己抗争,就这样一天天、一年年地长大,长高!分枝发芽,勃勃蓬蓬。仿佛它们只有一个使命,那就是活下去!几年,十年,二十年……不但长高了,慢

慢也长正了,长成了两棵挺拔的大树!这完全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。”

“2016年1月24日,重庆下大雪。身在千里之外,突然想起它们,仙人掌耐热很厉害,这样的大雪它能承受吗?会不会冻死了?我连夜驱车,赶回来看看它们。”

“天!身穿一身白袍,顶着一头白发的二位,居然傲然挺立,没有一丝一毫的胆怯和害怕,活得好好的!风雪中,我望着它们,它们还对着我一个劲地笑。我很激动,也很开心,啪啪啪地拍了很多照片。回想它们小时候,趴在地上,只有头是昂起的,既卑微、又可怜,但就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,我的心刺得生痛,但又替它们开心。”

“春天到了,百花盛开。百花过后,它们密密的花苞,开始一点点打开,那一树黄硕的花朵,像上帝给它佩戴的金色勋章,高贵美艳,让人惊叹不绝!”

……

听到这里,我有些呆住了!这哪里是一棵仙人掌,这就是一棵树!

“我一直在想,等我死了,它们一定还会好好活着,活很多很多年,真的。它们的生命就这么倔强!”在我发愣时,朋友发来这么一行字。

我又仔细看了照片,仙人掌的脚下,依旧是乱石和野草。他女儿说了,既然它们都是神树了,不如给它们做个花台。可他固执地不同意。我突然明白了这两棵树对他来说真正的意义。

“贱命,就是要活得顽强,也要自寻几分诗意,你说是不是?”他笑起来。

望着那两棵大树,我神色肃然,陷入了沉默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副主席)



慢生活驿站

□巴山狼

突如其来的降温,抽走了冬天残存的一丝温暖。连续数天,气温在3℃左右徘徊,秋日里的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,已被凛冽的风和皑皑白雪彻底取代。我们相约来到南站,这是一个很袖珍的火车站,这里只有绿皮火车。这时候车室外传来几声汽笛,大家都起身,排队登上了等候多时的绿皮火车。

冷风吹过,人们的手总想缩进衣袖里去,包括无所遮挡没包裹住的脖子。一进那车厢,倒是感觉出了暖意。这一节车厢里,几乎都是为诗歌相约在一起的人。窗外,是陆续闪过的江岸,虽不能说尽是些破壁残垣,但一路所见,确实再也找不出一处称得上繁华的所在。好在,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朗诵着彼此的作品,全然没有顾及窗外的这些物事。

“到站了。”有同伴相互提醒着就在这儿下车。从绿皮火车上下来,除了一个拿着手提喇叭的工作人员不断地提醒要处于黄线之外,再没有别的。也不对,这个小站里,还有并行着的几组铁轨。只是,它们早已习惯了沉默不语,一任我们这些从车上下的人喧闹,欣喜地拍了些照,而它们也甘做背景,毫无怨言。

这个站,名为铜罐驿站,是重庆南站至四川内江的这趟慢火车的第一个站。这个站比刚才的出发地重庆南站更袖珍,小到没有一个可供安检、能让上下火车的旅客遮风避雨的地方。甚至连站台也没有,或许是我没看得出来。出站时,有工作人员一个劲儿地催促,要求快点出站,不然,要是锁了门就出不去了。他这快点出站的要求,跟火车旅程中的慢,似乎有点不匹配。

这趟绿皮火车啊,可是真有些慢。慢到了什么程度呢?告诉你吧,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,大约比开着车在早晚高峰出行快不了多少。在这趟成渝铁路上尚存的唯一一条慢火车线路上,你的旅途时光也随之慢下来。你不用担心路上拥堵上班会迟到,也不要考虑昨晚加班写的文案还需要完善修改。完全是假日里随心去买个菜,优哉游哉地提溜着回家,惬意地做个饭,再喝点小酒的感觉。你可以肆意地打量着车窗外的一切,遇到中意的风景,举起手机让它停留在你需要的记忆里,或者拍一小段视频。快节奏的现代生活,彼此的疲累,在这趟火车上,自然就能得到有效地调节、舒坦地释放。它可以让你缓缓地看,慢慢地想,还能细细地听。一切忙碌,在这绿皮火车上,都不是事儿。

其实,现代人都在忙些什么呢?看看那斑驳的站牌,“铜罐驿站”会告诉你,它都站立在那儿70年有余了。1952年,从重庆的菜园坝通车到成都,它也是经历过人山人海的沸腾欢呼的啊。历经沧桑,世事变迁,重庆直辖了,有了重庆北站,又有了重庆西站,还会有重庆东站。加上这座小巧玲珑又略有些老态龙钟的重庆南站,东南西北,四通八达,它又何曾纠结有没有动车高铁能驶过它这里呢?人们一天到晚地忙碌,不也要期待坐下来的一刹那吗?生活,最终需要的就是慢下来,才能拥有你争取到的一切。

既如此,这慢节奏的绿皮火车,不正是你我奋斗中所需要的驿站吗?

(作者系重庆地质作协会员)